

魅力文丛
MEILIWENCONG

叶尔羌情思

Ye Er Qiang Qing Si

付爱琴◎编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魅力文学
MEI WEN CONG

叶尔羌情思

(上)

序	叶尔羌情思	叶尔羌情思	叶尔羌情思
1. 叶尔羌情思	2. 叶尔羌情思	3. 叶尔羌情思	4. 叶尔羌情思
5. 叶尔羌情思	6. 叶尔羌情思	7. 叶尔羌情思	8. 叶尔羌情思
9. 叶尔羌情思	10. 叶尔羌情思	11. 叶尔羌情思	12. 叶尔羌情思
13. 叶尔羌情思	14. 叶尔羌情思	15. 叶尔羌情思	16. 叶尔羌情思
17. 叶尔羌情思	18. 叶尔羌情思	19. 叶尔羌情思	20. 叶尔羌情思
21. 叶尔羌情思	22. 叶尔羌情思	23. 叶尔羌情思	24. 叶尔羌情思
25. 叶尔羌情思	26. 叶尔羌情思	27. 叶尔羌情思	28. 叶尔羌情思
29. 叶尔羌情思	30. 叶尔羌情思	31. 叶尔羌情思	32. 叶尔羌情思
33. 叶尔羌情思	34. 叶尔羌情思	35. 叶尔羌情思	36. 叶尔羌情思
37. 叶尔羌情思	38. 叶尔羌情思	39. 叶尔羌情思	40. 叶尔羌情思
41. 叶尔羌情思	42. 叶尔羌情思	43. 叶尔羌情思	44. 叶尔羌情思
45. 叶尔羌情思	46. 叶尔羌情思	47. 叶尔羌情思	48. 叶尔羌情思
49. 叶尔羌情思	50. 叶尔羌情思	51. 叶尔羌情思	52. 叶尔羌情思
53. 叶尔羌情思	54. 叶尔羌情思	55. 叶尔羌情思	56. 叶尔羌情思
57. 叶尔羌情思	58. 叶尔羌情思	59. 叶尔羌情思	60. 叶尔羌情思
61. 叶尔羌情思	62. 叶尔羌情思	63. 叶尔羌情思	64. 叶尔羌情思
65. 叶尔羌情思	66. 叶尔羌情思	67. 叶尔羌情思	68. 叶尔羌情思
69. 叶尔羌情思	70. 叶尔羌情思	71. 叶尔羌情思	72. 叶尔羌情思
73. 叶尔羌情思	74. 叶尔羌情思	75. 叶尔羌情思	76. 叶尔羌情思
77. 叶尔羌情思	78. 叶尔羌情思	79. 叶尔羌情思	80. 叶尔羌情思
81. 叶尔羌情思	82. 叶尔羌情思	83. 叶尔羌情思	84. 叶尔羌情思
85. 叶尔羌情思	86. 叶尔羌情思	87. 叶尔羌情思	88. 叶尔羌情思
89. 叶尔羌情思	90. 叶尔羌情思	91. 叶尔羌情思	92. 叶尔羌情思
93. 叶尔羌情思	94. 叶尔羌情思	95. 叶尔羌情思	96. 叶尔羌情思
97. 叶尔羌情思	98. 叶尔羌情思	99. 叶尔羌情思	100. 叶尔羌情思

叶尔羌情思
二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力文丛 / 卓尔主编. — 阿图什: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3.12 (2009年12月重印)

ISBN 978-7-5374-0484-6

I. 魅… II. 卓…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254 号

丛 书 名	魅力文丛
主 编	卓 尔
本册书名	叶尔羌情思
本册主编	付爱琴
责任编辑	郑红梅 刘伟煜 张莉涓
书籍设计	党 红
出 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话: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4-0484-6
定 价	298.00 元(全十一册)

目 录

- 刘腊香 舞动的高原 (1)
-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5)
- 山乡父母 (11)
- 刀郎之梦 (19)
- 记忆的河流 (24)
- 精神的守望 (27)
- 刘芦群 生命的韧力 (31)
- 玉米面里的往事 (33)
- 哦,你的那双手 (36)
- 茶花 (39)
- 岁月如歌 (41)
- 在大地图前 (44)
- 走进荒原 (46)
- 崔俊仁 叶河颂 (48)
- 永远的洋芋蛋 (49)
- 母亲 (51)
- 感悟记者 (53)
- 掀起春天的盖头来 (56)

	师恩难忘	(58)
谢家贵	雪中雾中松树塘	(60)
	喀什噶尔:最后的制陶世家	(63)
陈平	神木奇绝	(65)
	位卑未敢忘忧国	(68)
	脱库孜沙莱依	(71)
	长歌轻扬重霄九	(74)
	路遇阿米娜	(77)
	景山听歌	(79)
(1)	和田寻刀	(81)
郑 擢	刀郎文化溯源	(83)
(11)	草湖文化风景线	(90)
张文彪	家乡的味道	(95)
张 瑛	心中的艾特来斯	(97)
郭再鹏	博塔依拉克的欢乐	(100)
周岁旺	小石养生	(102)
刘汉春	张成伟 帕米尔日历	(104)
姜爱明	独具风情的维吾尔族小花帽	(106)
(16)	飘动的艾得莱斯绸	(108)
(14)	维吾尔族小摇篮	(110)
(14)	独具风情的维吾尔族婚礼	(112)
(15)	我的记者经历	(115)
陈晓英	青春在高原闪光	(117)
丁常青	帕米尔的召唤	(121)
胡延民	如今的忙人	(123)
(17)	真情牵挂	(125)
(18)	笛声依旧	(127)

车建国	聆听春之声	(129)
贾胜利	住的变迁	(131)
(981)	父亲的入党史	(133)
叶沙河	向日葵	(135)
李明信	瞻仰毛主席塑像的时候	(137)
陆勤方	前进水库礼赞	(139)
颜克龙	小海子垦区的生命库	(141)
(981)	秋风颂	(143)
(500)	叶河两岸的变迁	(145)
(981)	老家	(147)
(800)	海之恋	(149)
(110)	春天说花	(151)
(415)	人与土	(153)
(710)	独轮车	(155)
(500)	书与笔	(157)
(100)	往事如烟	(159)
(800)	地冻天寒松竹梅	(161)
(800)	昔日梦想今日圆	(163)
(981)	军魂不散化宏图	(166)
(500)	原野绿如茵	(168)
颜雪春	走进渔家	(170)
(981)	永远的祝福	(172)
(981)	阿翻	(174)
关 尔	用心灵触动快门	(176)
(981)	走近陶斯亮	(179)
(981)	云归	(181)
闵凡利	看看咱的庄稼去	(183)

严万海	心恋	(186)
	绿色青春	(187)
何成立	走进昆仑	(189)
	两亩自用地	(191)
刘丹	家有娇女乐事多	(193)
	胡杨随想	(195)
王戈	连队印象	(197)
曹云	董玉琴 爱让生命延续	(199)
邓启金	地窝子镇抒怀	(202)
刘学杰	沙漠的湖与湖的沙漠	(204)
	胡杨的姿态	(208)
	土屋藏秀	(211)
	留不住的褡裢	(214)
郁笛	春雨呢喃在精神的边疆	(217)
李婷婷	红柳礼赞	(222)
	失落的伞	(224)
	人生驿站	(226)
	好想回家	(228)
	师生情	(230)
刘毅敏	仰望乡村	(232)
	在路上	(234)
	吾斯塘博依写真	(237)
黄山	新疆的山	(239)
朱大珪	喀什沙枣花	(243)
	人生走笔	(245)
	雨的感悟	(247)
罗辑	坐着马车进喀什	(250)

	永别了,涝坝	(253)
	千年胡杨王	(256)
	千年柳树王	(258)
	金湖杨写意	(260)
赵 力	徕宁城忧思	(264)
	瀚海三章	(269)
	长堤柳林	(272)
汪永华	游三仙洞	(274)
	歪把车	(278)
潘黎明	看香妃	(280)
	古巷“马的”	(283)
	喀什噶尔的乐器世家	(286)
	塔吉克的婚礼——梦想的天堂	(290)
	柯尔克孜人的快乐	(293)
	喀什古巷的土陶人家	(296)
	热闹的古尔邦节	(300)
	帕米尔的天堂人家	(303)
	永远的花季	(307)
丁梅华	走进农场	(310)
	远方	(312)
	岁月在岸	(313)
张建新	文化之我见	(316)
胡从付	三月春风似剪刀	(318)
李 榕	五月的叶尔羌河	(320)
马 翼	沙漠·沙枣·新疆人	(322)
奉正云	窗外有片竹林	(324)
	夜色	(326)

沪 侠	上海人的“故事”	(327)
朱寿芬	春到农场	(330)
孙扬琴	女人像	(332)
(025)	企盼八月	(334)
(105)	三月,女人的季节	(335)
魏章宇	秋光影里西海湾	(336)
张 默	农忙时节	(339)
钱才明	坎土曼情思	(343)
霍 静	西部情缘	(345)
肖 雪	亲近春天	(348)
雷新仕	七月流火沙枣香	(350)
郝新星	我是兵团人	(351)
曹红霞	家园	(354)
谭兴元	追寻精神的绿洲	(356)
杨建国	思念	(359)
(005)	父亲	(360)
呼延长纪	白发亲娘	(362)
周开学	家有小闹钟	(365)
王保平	同学,真的好想你	(367)
腾立新	只愿你过得比我好	(370)
赵天益	平淡生活才是真	(372)
李 娜	追忆似水流年	(374)
岑 晴	经营婚姻	(376)
柳凤春	我们的……	(378)
泉 丰	思念	(380)
刘 丹	每天都是母亲节	(382)
吐逊姑	最美还是夕阳红	(384)

马相才	生死婚姻	(385)
	说你,你别不爱听	(387)
陈兆	妻子“三招”醉母亲	(389)
蒲永欣	父亲给我的机会	(391)
李阳波	绝响的爱情	(393)
戚峰岭	潮流	(395)
徐春英	心愿	(397)
张天明	话绢花	(399)
	鸡年说鸡	(401)
刘蓉	春的希冀	(403)

人们所感到在特殊的环境下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考虑了许多关于性的问题之后,在等待和期待了大半之后,我终于踏上了这条特殊的回家之路。

走近高原,你才会发现,高原的太阳很近又很远,高原的天要空得低空灵。倘若如此,高原广袤无垠的草原,有甚至可以超越到生命的广袤,岁月的痕迹。

这时好像几个虫在高原的深处蠕动,在这种蠕动中你会觉得人有多么渺小,先自然以它无意识的力量,给人献上一些珍贵的色彩,交流地地地。在格尔木高原上,惟有生命是这高原上珍贵的。而人前这种形式执着地化为一抹色彩,那是一种原始生活状态的本来人下得山来,那原,那原的壮丽吓坏了许多姑娘,竟竟那原的头像那了许多的时候,通他们身上散发的特殊气味中那原人好闻,他们的语言之血中那原。

舞动的高原

刘腊香

我一直在想,那些生活在帕米尔高原冰山雪谷深处的边防军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些由特殊的人们组成的在特殊的环境里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听说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之后,在等待和期盼了多年之后,我终于踏上了这条神秘的高原之路。

走近高原,你才会发现,高原的太阳很近又很远,高原的天空立体而空灵。面对如此浩瀚广袤而凝重沉寂的高原,你甚至可以触摸到生命的古老,岁月的漫长。

越野车像只小虫在高原蜿蜒蠕动。在这种时刻,你会觉得人是多么渺小,大自然以它无法抗拒的魔力,给人蒙上一层神奇的色彩。我真实地感到,在帕米尔高原上,惟有生存是验证生命的形式,而军人将这种形式执着地化为一种悲壮。难怪在高原深处生活的边防军人下得山来,黝黑、苍老的面容吓坏了许多姑娘,光秃油亮的头顶急坏了许多父母,而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高原气味令许多男人苦恼,他们的难言之隐令许多妻子伤心。当人们走过

太多太久的平和宁静的日子,他们的形象也许变得模糊久远,但当我真实地站在这块几乎与尘世隔绝的坚实的土地上,猛然发现,在这里,他们成了高原不可缺少的天然部分。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生活被高原提纯和压缩,但他们不变的身影,成了高原舞动的鲜亮的生命,而这些生命与有着阳光下的雪山、蓝天中的白云的帕米尔高原是如此地契合,我在感动之余,心中弥漫着一种轻柔的音乐。

当你感受到这种深刻而隽永的音乐时,你同样会感受到一种孤独。

人们只有在怀着爱的希望时,孤独才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甜蜜的。

在那个七弯八拐也拐不出的苍茫而陡峭的山岩中,那个一年四季见不到外人的连队的连长的孤独就带着浓烈的爱意。他认为未曾体味过孤独的人也不可能懂得爱。他就在这种爱的孤独中带出令人夸赞的连队,带出了响当当的士兵。

假如没有那一天。许多时候他一直执迷地希望那一天能彻底地从记忆中消失,一丝痕迹也不留下。可是就因为那一天始终停留在心里,变成了他心中最深处最永久的憾恨。

那一天,当他右手接过荣立二等功的电话通知时,左手接过辗转了一个多月妻子要求离婚的法院传票。快乐和绝望在那一瞬间几乎将他击碎。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陷入了无可分辨的黑暗中还是被抛出了地球之外,也不知道这一切怎么来得如此猝不及防。他的眼前分明还晃动着妻子第一次来队看他的情景。妻子来队时,正巧他巡逻去了。那天前哨班的战士报告说他巡逻回来了,掰着指头算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妻子便不顾强烈的高山反应从连队坐车赶了七、八里路来到前哨班,连喘带爬来到哨楼上;妻子从望远镜里看见他了,他却看不见妻子,情急中妻子脱下身上的红毛衣一边舞动着一边喊。从此他所有孤寂的日子都带有感情,他可以静静地倾听那个最深情的呼唤,他满眼飘忽着那火红的毛衣。他相信他的孤

独，他的付出会将他们分离的每一天衬托得更加清晰而美丽。他却忘记了日子是没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是人。谁愿意在长期的孤寂里忍受毫无生机的分离？

他忘记了应该记住的。

因为爱，他却接受了本应拒绝的。

也许生命就是在最困厄的境遇中认识自己、锤炼自己、成长自己直到升华自己。

也许，军人原本为坚强而生。

那种内心深处沉缓而坚实的一下下撕裂的痛苦，做了十几年边防军医的他仍能听到那种疼痛的声音。

在帕米尔高原当兵的他，考上军校又回到帕米尔高原。十几年里他跑遍边防的每一个营房，每一处哨卡。他曾翻尽书本，绞尽脑汁，用尽偏方希望为战友、为自己创造出一点奇迹来。然而一年又一年，在许多不眠的暗夜里，他仍然无法面对自己的伤痛，无法正视妻子期盼如火的目光。那种浸入肺腑的难过，深入骨髓的哀痛使他生出许多遐想。说是遐想，其实是和妻子曾有的青春生命汹涌的记忆。那时的他满以为年轻，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为了医治最边远哨卡战友的病痛，顾不了家的他毫不犹豫地和妻子商议着扼杀了他俩最初的生命。那是他们热情与爱的蓬勃的生命的结晶啊！那是多少高原边防军人日思夜盼梦寐以求的新生命啊！等他踏遍高原的角角落落，面对战友们无法倾诉的难言之隐时，那种悔恨、伤痛就一点一滴渗入他的骨子里。这时候他是那么强烈地渴望拥有一个真实而活泼的生命。这种渴望悠悠不肯消逝，冲击着他心底的万种柔情。

人们有时有无尽的奢望，而如今的他只希望再淋漓尽致地当一回男人。在无数静寂而落寞的夜晚，他只能一次次在心里呼唤那个最纯洁、最奇妙的新生命的声音！

神秘而美丽的帕米尔高原，究竟隐逸了多少生命的暗示？年年岁岁守望着这个风雪高原的边防军人，究竟经受了多少人生的自

然的种种考验与磨砺？

我宁静地坐在高原，默默地感受着亘古的庄严，心里不知为什么在久久地感动。

头顶上的阳光像海洋，在四周起起伏伏，与蓝天共舞，与高原共舞。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刘腊香

我病了。

病得不可思议又一踏糊涂。

说来真可笑，两盆花竟轻易地将我击倒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就完全从一个好人变成了一个病人。

但是我不停地提醒自己，这不叫做病，应该叫没事找事找出来的麻烦。

生活中往往就这样，没麻烦时什么都好说，一旦有了麻烦，可一时半会摆脱不了它，就像人的影子一样贴附着你，让你时时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就这样，稍一动弹就发现竟是如此的麻烦，让人时时感觉到身体上的不舒服，不自在。

躺在床上，小心翼翼地翻着身。现在才发现能想翻身就翻身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平日复一日不以为然的走路，上楼，跑步，骑自行车，坐着看电视，上班，现在突然觉得是多么丰富多彩而难得的自由自在，我怎么平常就没觉察到呢？

夜色渐渐隐去了白日的嘈杂与喧闹，只留下些

许凉意裹挟着些许无奈包围着我。此时此刻，我最害怕的就是黑夜，白天躺着，晚上还是躺着，躺得头昏眼花，昏昏沉沉，时间漫长得不知如何打发。发呆地盯着天花板，盯得什么都没有的乳白色天花板上竟能盯出来各种图案，看到天马行空，云来雨往，变幻莫测。看累了又看窗外，对面楼房的灯光明明暗暗，一家一户此起彼灭。再看累了，便就闭着眼睛努力去想，明天也许比今天好，下个星期会比这个星期要好，要是一觉醒来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更好。有时我掉进真实与虚幻中不能自拔，这个躺在床上不动不动的人究竟是不是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生命竟是这样脆弱得不堪一击？那么美好的星期六的早晨，那么明艳的阳光，阳台上的米兰正散发出满屋子沁人心脾的花香。我伸了个懒腰，双手从阳台上端起先一晚刚栽种的两盆令箭荷花，弯腰放到避阳处。伸直腰的霎那，感觉到腰上被人重重地一击，然后炸裂似的散开，我象触电似的被击倒趴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喘不上气，说不出声，泪眼望着窗台，发现阳光恣意地照耀着，天地静寂无声。半小时后，才勉强挪到几步远的沙发上坐下，竟是一身的汗。又是半小时，才勉强抓起转身就可以拿起的电话，声音竟是弱小无力。强接到电话后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办公室一路小跑回家，手忙脚乱地把我搀扶到床上，又是揉腰，又是扯脚，又是烤电，忙得满头大汗地团团转。

看他那手足无措痛惜的模样，我告诉他，没事，只不过闪了一下腰，不是老说太累了吗？是老天爷照顾我，叫我趁机休息两天。

可这种休息一点也不轻松。痛得我坐下也不是，躺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醒着也不是，睡觉也不是，不知如何好才是的时候，我就痛恨自己的臭嘴说出的臭话，什么感觉要崩溃了，要大病一场了。人，一旦精神垮掉了，身体又还能支撑多久呢？于是，时刻被痛提醒着的日子，我就觉得时间是灰色的，生活是灰色的，人生是灰色的，一切都是黯淡无光的。

这样的日子哪一天才是个头啊！

大雨下雨了。

不知是夏季的第几场雨，淅淅沥沥，白天下不够，晚上接着下，没完没了，有时候还夹裹着电闪雷鸣，让我想起小时候躲在被窝里捂着耳朵害怕霹雳雷声的江南天气。

今年的夏天也怪，三天两头的刮风下雨，天气阴沉而阴凉，好像入秋似的，弄得我的心情也跟着风一阵雨一阵老是晴不起来，好不容易风和日丽，又因为每天的推拿痛得直冒虚汗而心灰意冷。

栽种的两盆令箭荷花，一盆活了，绿绿的，而且吐出了新芽，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另一盆死了，从根部慢慢地往上蔫，蔫完了慢慢地变黄了。它的生命是如此短暂，从春天转夏的茂盛里告别，来到我家的阳台上，秋风刚起，就走完了它的一生。它有过忧伤吗？谁能听到或破译出它一点一滴告别生命时的叹息和低语？

细细端详，你会忽然发现它在红花绿叶繁华的季节里，一点也不孤独和凄凉，倒有一种涅般似的无法相比的高贵站姿。看着亲手栽种的两盆花的两种命运，我有些茫然，总觉得它在暗示着什么，但左思右想理不出个思绪，便越想越烦，越想越不是滋味。

惟一让烦躁不安又无可奈何的我能静下心来的是强。他请了假在家，做饭喂饭，熬药敷药，洗脸洗脚，闲下来的时间就是守在床前，一边陪着我说话，一边捏捏背揉揉腰地活动我的筋骨。特别是闪了腰的当晚，痛得只能眼睁睁地煎熬着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强扶着我起来，不知如何扶，痛得我一下昏过去之后，他吓得寸步不敢离。去几家医院检查来检查去，拍片，做CT，看完西医看中医，看完祖传偏方看民间名医，却都说问题不大，可就是翻不了身，伸不直腰，也走不成路。我难以想像翻身起床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动作，要一边自己使着劲，一边借助强的手托住腰，十几分钟才能够下得了地。这样的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叫人无法忍受。

难道我就这样完了吗？命运就被这两盆花所注定了吗？便胡思